

俗字演變與探源舉例二則*

李洪財

摘要：通過對漢簡與後世俗字交叉研究，提出漢代以後簡體的“万”字俗形很多來源於漢簡草書；漢簡中的“厶”並非只代表草稿發文人，與後世敦煌遺書中的“厶乙”對比可知，兩者使用方式、性質、表義都相同，應該是前後演變的關係。提出俗字溯源要充分利用漢簡材料。

關鍵詞：万；厶；厶乙

近幾年，隨着大量漢代簡牘材料的不斷出土和圖版公布，簡牘研究成爲當前學界的研究熱點，各學科都試圖在漢簡中尋找新鮮的研究點。不過各個學科之間，甚至同學科的各個方向間，因側重點和研究方式的不同，還缺少一些聯繫，使很多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我們這裏舉兩個小例子，以說明漢簡與俗字研究縱向聯繫的重要性。

一、“万”字源流考

古文字材料中的“万”通常認爲是“丐”的古體（參看黃德寬主編，2007：2840），一般認爲“万”形與“萬”無法建立形體演變關係，那麼很容易認爲“萬”的簡體字“万”，是借用了音近的“丐”的古體而來。也就是說，漢以前古文字的“万”與後世“萬”的簡體字“万”只是同形，兩者並不是一字^①。本文希望通過漢以後“万”

* 本文爲“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項目“漢代簡牘草書整理研究及資料庫建設”（G344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按：季旭昇（2010:726）即把漢以前的古文字“万”形全部放在“丐”字之下，作者就將“万”形視爲“丐”字，與“萬”是假借關係。湯餘惠（2001:611）也是同樣將“万”形放在“丐”下。

字的各種情況，來考察漢代以後“万”與“萬”的關係。

漢以後“萬”字越來越普遍使用，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材料中，“萬”字還有𠄎、𠄏、万、万（各字形出處見後）等多種寫法，但是學界對其來源和形體演變關係沒有確定一致的看法。有認為此字來源於佛教符號“卍”。如《龍龕手鏡·雜部》：“卍卐三俗音萬，是如來身有吉祥文也。”^①丁福保《佛學大辭典》（1984:1160）“万”字條下詳細指出，“卍”非字，也非“萬”字之原初，只是一種吉祥標誌。還有認為是“方”字之省（胡吉宣，1989:3559）。這些說法都源於佛教，但於音義無法解釋。由於漢字簡化字中很多都來源於草書，因此我們推測“万”形可能與草書簡化有關係，但“萬”的傳世草書𠄎形與“万”還是有些差距，演變過程不是很清楚。

出土材料中可見最早用作數詞的“万”字，見於《隸辨》所載，其記曰：“《建平縣碑》賈二万五千。”^②可惜我們未能找到《建平縣碑》原迹，不知其是否屬實。存見的漢碑中如永平元年《何君治閣道碣》“口徒万八千四百口”之“万”作“𠄎”等（毛遠明，2008:0018）^③。在隋唐五代前後出現不少比較有趣的“万”字形，如敦煌文獻中“万”寫作𠄏、𠄐形（黃征，2005:417），也用作數詞。五代時期“應天元寶”後背的“万”還有寫作𠄏、𠄐^④。《廣碑別字》中收《遼北大王墓誌》也見万形（秦公、劉大新，1995:2）。總的來說，隋唐前後俗字“万”還有万、万兩種特殊的寫法。

出土材料中用作數詞的“万”形，在漢印、銅器銘文、漢簡中都有出現。漢印中如臣鄧千万（周曉陸，2010:178）、臣王千万（周曉陸，2010:254）、樊千万（周曉陸，2010:267）、日利千万（周曉陸，2010:297）、長樂千万（周曉陸，2010:380）等。銅器銘文中也出現多次，字形比較特殊的如“何大万”盃中的“万”寫作𠄏（徐正考，2007:4），“千万”鉤中的“万”寫作𠄎（徐正考，2007:4）。漢印中的“万”通常與“千”合在一起使用，如𠄎， “千万”兩字合在一起，很像合文。所以說漢印中“千万”的“万”，也有可能作万形。

以上所見早期的資料主要是鑄刻的文字，字形變化的痕迹可能在鑄刻中被掩蓋掉。其實墨迹書寫的數詞“万”在漢簡中就已出現，只是因為數量太少，而且字形奇怪，不容易引起大家注意，如：

①釋行均：《龍龕手鏡·雜部》卷三，《續古逸叢書》據上海涵芬樓段江安傅氏雙鑿樓藏本影印，第67頁。

②顧藹吉：《隸辨》，康熙五十七年項氏玉淵堂刊本，第142頁上。

③此條承蒙審稿專家提供材料，在此謹表謝意。

④此圖片來源網絡：http://blog.sina.com.cn/s/blog_ba0b4daa0102vea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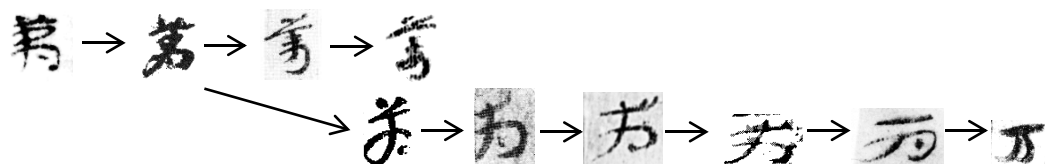
□四萬_万，未_万 (居97·1B) ①

積十四萬_万七千卅步。(居新EPT57·78)

萬_万四千五 (肩伍73EJD:188B)

以上三簡“萬”字後所附為原簡字形。從簡文內容可以確定，上舉諸形即是用作數詞的“万”。這是目前手抄文獻中，最早用作數詞的“万”形。我們發現漢簡中的“万”形來源與漢簡“萬”之草書有直接關係。萬，漢簡草書簡化幅度比較大，最簡化的字形可以寫作_万 (居新EPF16·37)、_万 (居484·2)、_万 (敦1300)等。這些都是漢簡中比較常見的形體。這幾種字形與上舉銅器銘文中_万形，可以算作形體相同。兩者形體上存在的一些較小差異，主要是手寫文字與鑄刻文字形成方式造成的。

“萬”字在漢簡中還有兩種形體作_万 (額2000ES7SF:16A)、_万 (肩73EJT9:136)，與前面的漢簡字形對比，不難看出其間的簡化關係。將漢簡的“萬”字草化演變過程梳理成演變圖，就更容易清楚字形的演變關係，字形關係如下：



上面的形體中_万 (居231·116)、_万 (敦2189)算是初期草化幅度比較小的字形。_万 (敦618A)、_万 (東48B)兩形應該是前兩形的草化結果，“萬”的後世草書如_万 (趙孟頫)形，就是採取這兩種字形改造規範而成。前舉銅器銘文中的_万形，應該是_万或_万形楷化簡省的結果。同時也可以清楚，後世的“万”寫作万、万形，其實是保留_万、_万等原始字形的痕迹。《字彙補》“萬”字頭下收一_万形，也應該是“萬”的草書楷化字，只是轉刻之後略有訛變。包括前面提到《龍龕手鏡》中的_万_万_万三形，可能也是手寫草書的“萬”形，轉刻成雕版後造成的訛形。由於在後世傳抄過程中，字形逐漸規範化，原始文字痕迹逐漸消失。如叢書集成本《玉篇·方部》所收“万”下也有万形，但其他修訂本的《玉篇》都修改作通行的“万”形。以至於完全看不出演變根源，所以才有了與佛教“卍”形相附和之說。

通過以上梳理可看出，漢以後的很多“万”形可與漢簡草書建立字形演變關係，同時後世的不少俗字也保留了漢簡草書的構形因素，如敦煌文獻、碑刻、字書等材料

①本文所引用的漢簡釋文和字形圖片均採用“簡稱+簡號”形式。各書籍的原始信息和簡稱（末尾括弧內為簡稱）如下：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肆）》（居），“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7年；甘肅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居新），中華書局，1994年；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肩水金關漢簡（壹-伍）》（肩），中西書局2011-2016年；甘肅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敦煌漢簡》（敦），中華書局，1991年；魏堅《額濟納漢簡》（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長沙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等《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東），文物出版社，2006年。

中出現的万、𠂇、𠂈等俗字，實際是保留了“萬”字從草書演變而來的痕迹。說明漢以後的“万”有一部分是受漢簡草書影響簡化而來。同時，漢代一些“万”形可能保留了戰國時借用“𠂇”古文字形體的用法。那麼，漢以後的“万”形至少由兩條綫發展而來。一條是繼續借用戰國時“𠂇”的古文字形體，一條是從漢簡草書簡省字形發展而來。本文則強調的是漢以後“萬”的各種俗字形體大部分是受草書影響而來。

二、漢簡中的“厶”與後世俗寫的關係

漢簡中有一種以“厶”代名字的情況，例如：

謹已劾厶領職教敕吏毋狀叩頭死罪（居新EPF22·131）

十月晦具^①書大泉都厶再拜言（敦60）

望闕廷過獲誅則余魂毋所恨臣厶叩頭（敦145）

上舉的情況在漢簡還有一些，但數量不是特別多。從內容上看，“厶”應該是代替人名，李均明（2009:137）認為這些地方代表的是草稿發文人，並認為凡是人名處用“厶”代替的簡牘都是草稿。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不排除有這種可能，但僅憑這個“厶”字來作判斷，似乎有些簡單。除了李均明所舉敦煌簡外，在居延新簡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如：

彭祖徒署白石部，移書責厶。（居新EPS4T2·52第二欄第二行）

厶爰書自證，不當償彭祖錢，已決絕。（居新EPS4T2·52第二欄第三行）

複責厶錢，厶自證爰書在殄北候官。（居新EPS4T2·52第二欄第四行）

□□□山央跡界，郭跡。正月六日，候史利詣厶治所。（居44·8+44·10）

居新EPS4T2·52簡是一枚長牘，內容很多，上舉為相關內容節錄。此牘主要是爰書性質，主要記錄民事債務關係。其中的“厶”也是代替人名。上舉居延舊簡中“詣厶治所”性質與上面的相同，雖然不能確定是代替人名還是官名，但可以確定其代替的方法、性質與上面所說的都一樣。

在敦煌遺書中有“厶乙”作代稱的情況，與上面的漢簡相似。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1991:4）“某乙、厶乙”條解釋說：“是一種‘寓名’，可用於自稱，也可以用於他稱，而且貴賤男女通用。”按，某即是厶，傳世典籍作“某”，手抄俗

①具，以往釋文皆作“關”，形義皆不合，當改釋。

寫作“亼”，蔣禮鴻文中有非常清楚的解釋。蔣文中舉了很多傳世文獻和敦煌變文的例子，例如：

唐天子太宗皇帝李亼乙生魂。（《敦煌變文集》209頁。按：亼乙代替唐太宗）



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大唐新語》卷十三，《郊禪》第三十。按：某乙代皇帝名）





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某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唐闕史》卷上，鄭侍郎判司勳檢條。按：某乙代替官人名）

將這些情況與上舉漢簡中的“亼”出現的情況對比，可知兩者的書寫內容、形式、代替方法都沒什麼特殊的差別。不排除漢簡中的“亼”有草稿書寫時的特殊代寫原因，但與後世的相似情況聯繫來看，漢簡中的“亼”也同“某”，漢簡中的“亼”與後世的“亼（某）乙”應該是前後繼承發展關係。所以，漢簡中的“亼”不一定只是草稿中的代稱，可能在日常書寫中，甚至在上奏文書中已經作為一種謙稱使用。

還有一個字形與上面所舉幾支簡相同，但是產生的原因可能不一樣。或者也可以說明漢簡俗字變化與敦煌俗字變化的聯繫。簡文作：

亼籠一，破。（居311•31A）

這支簡中的“亼”，《甲乙編》未釋，《集成》釋文作“狗”。如果單從字形上完全看不出是“狗”字，與前面所說的“亼”沒什麼太大區別。之所以釋作“狗”，主要是通過簡文內容對讀出來的。亼籠就是狗籠。但在字形上很不好解釋，漢簡中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如果聯繫敦煌俗字的演變過程，就容易說明這個問題了。中村不折藏敦煌經卷044號《小乘戒律注疏》：“我舍亼法僧、辟支亼。”從文義內容可以明顯看出，這段經文中的“亼”即是“佛”的俗字（參看于淑健，2008）。敦煌文獻中常見“佛”俗寫作“仏”（黃征，2005:114）。“亼”作為“佛”的俗字，應該是從仏到亼的簡化過程。漢簡中的“狗”寫作（敦1985），由這種形簡化作“亼”，其實與敦煌“佛”俗字的演變情況是完全一致的。不過，敦煌俗字從佛到仏形，是一個偏旁符號化的過程，然後取俗字一部分代替原字。而從形到亼則是直接取字形一部分代寫。

我們在整理漢簡時發現，很多後世的俗字在漢簡中就已經使用了。我們上面所舉的萬、亼就是這種情況。像這種情況還有不少，比如“老”漢簡寫作（肩73EJT9:332）、（肩73EJT4:8）。漢《孔宙碑》中也有這種寫法。中古文獻中“老”寫作“先人”的寫法（張涌泉，2010:26），其俗變在漢代就已經開始。這種情況還有“涼”寫作（肩73EJT8:64）、“餐”寫作（敦243B）等，都可以稱得上是後世俗字之源。其實還有很多俗字在漢簡中都能找到源頭，只是現在研究漢簡者不太關注

後世敦煌文獻、墓誌碑刻等中古文獻，而作中古文獻研究者對漢簡的熟悉程度又不太够，其結果必然失之偏頗，無法找到完美的結合。近幾年有很多相關的碩博論文，大多注重單一材料的挖掘而缺少縱向聯繫，這就難免忽視對不同時段不同材料的深入交叉研究，如果能做到前後聯繫看問題，上面所說的萬、厶這種小問題，應該很容易就發現。

當然，不同時段不同材料的文字交叉研究的前提，是對每個時段的每種材料的深入。儘管如此，我們在研究任何一個時間段的任何一種文字都應該有貫通融合的意識，這樣才能建立文字橫向和縱向的二維空間，才能更清晰文字的發展演變軌迹。

參考文獻：

- 黃德寬（主編） 2007 《古文字譜系疏證》，商務印書館。
季旭昇 2010 《說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
湯餘惠（主編） 2001 《戰國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丁福保 1984 《佛學大辭典》，文物出版社。
胡吉宣 1989 《玉篇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 征 2005 《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蔣禮鴻 1991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均明 2009 《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
毛遠明 2008 《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綫裝書局。
秦 公、劉大新 1995 《廣碑別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徐正考 2007 《漢代銅器銘文研究》，作家出版社。
于淑健 2008 《敦煌佛經俗字誤讀釋正》，《文獻》第2期。
張涌泉 2010 《漢語俗字研究》，商務印書館。
周曉陸 2010 《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中華書局。

On the Evolution and Origin of Two Common Characters

Li hongcai

Abstract: Through the crossover study of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and later common charact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万” comes from cursive script of the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and that “厶” in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and “厶” in the remaining Dunhuang(敦煌) manuscripts in later times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of ev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because they have the same usage mode, nature and expression meaning. Based on the crossover study, it is proposed that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analyse the origins of common characters.

Key words: 万; 厶; 厶乙

（李洪財，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長沙 410082）